

陕军名家

韩起小说

妒妇

三秦出版社

陕军名家韩起小说

妒 妇

韩起 著

三秦出版社

陕新登字 006 号

陕军名家韩起小说

妒 妇

韩起 著

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湘子庙街 12 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七二二六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326 千字

1995 年 9 月第 1 版 ·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10000

ISBN 7-80546-888-5/I·235

全套四册 (定价: 56.00 元)

每册: 14.00 元

陕军名家韩起小说

小 序

我怀着一个夙愿，想写一种唐诗似的小说。

我于是就写了。

就写了一个年轻的尼姑热恋一个庄稼汉，幽会终于结出祸胎，屈辱便伴随着拼杀而来，壮烈得毫无价值可言。世俗的偏见，人性的可恶，总是把美毁灭给人看。

就写了茫茫大漠中，少女用自己的肉体拯救了人们。荒荒天地之间，诞生了一个中国的维纳斯。

就写了杀了人将人头吊在树杆上，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
就写了用砍活人的头治疗疯病。疯子是位绝代佳人。人都说，疯子受到惊吓，可望治愈。哪里还有比砍活人的头更能使人胆战心惊呢？于是就杀人。砍一个人头，又一个人头。为了一个少女的疯病，人头便一个接一个砍下去。

唐诗是重抒情的。到了宋朝想说理时，就衰落了，再也没有振兴起来。我写小说，也这样认为。有朋友说，我

的小说有诗的因素；有朋友说，我的小说像散文。不管像什么，总之世界上还没有人给小说界定一个模式。

我只追求写得叫人爱看。

这样写也叫序吗？

1995年5月30日韩起于西安

目 录

大漠魂	(1)
玉兰梦	(58)
黑色的人头竿	(107)
山僧	(135)
花仙	(163)
妒妇	(199)
牛命·人命	(258)
误闯	(307)
天光	(385)

大漠魂

吾令羲和弭节兮，
望崦嵫而勿迫，
路曼曼其修远兮，
吾将上下而求索。

——屈原：《离骚》

一汪仰着的脸，渐渐的，一个个俯下了。企盼的意绪，原先弥漫得那样浓烈，现在却淡极，淡极；有几张脸，开始慢慢氤氲起绝望了。没有风，没有云，没有飞鸟，也没有绿色，除了蓝天和黄沙，还是蓝天和黄沙。仿佛地球一下子跃进了一百亿年，变得和火星一样荒凉，和月球一样荒凉了。

听到的，看到的，只是一个静。

一声幽幽地叹息，在人们的耳边浩荡了。

人们的目光，极快更抓住了发出叹息的地方。

这是一位五十二岁的大学副教授。丰腴的漫长脸上，架着金丝边近视镜，这使那深沉的目光，显得越发深沉了。此刻，他心境别提有多么缭乱，多么焦灼了。学院里校长离休了，一位副校长升了校长，而副校长的空缺，便由学院报到上级两名候选人。其

中一位，便是他。这是值得一争的。他要尽快赶回去。人不在，实力是会大减的。

但是直升飞机连踪影也没有。

一定是坠毁了，教授想。因为他听到了一声响亮，虽然并不强大。甚至不及关门的声音。他开始考虑，如果飞机坠毁了，在如此浩瀚的茫茫沙漠中，如何求生呢？早知如此，他应该带足水，带足干粮……唉，如果不图这个方便，坐火车或坐汽车，该是多么惬意。快，快，快，现在可去快吧，连命都很难说啦！唉唉，人生如梦。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，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……

漾起一缕歌声。是一个二十九岁的工人唱的。他坐在沙地上，两条长腿大大地叉开，手指便划起女人。他画了三个女人，都是短发，园园的脸儿，睫毛粗得象筷子，足有一寸长。他又画了一个女孩儿，又画了一个男孩儿。都是园脸，和那三个女人极相似。他唱的歌儿节奏舒徐，有些抒情的味道。

“啊，朋友再见！啊朋友再见！……”

他的歌声被人打断了：

“喂！老师傅，请你珍惜一些别人的细胞好不好？——噪音！”

工人这才抬起头，轻轻一笑：

“啊呀，电影明星小姐，太对不住了。我原来还不知道你的细胞比别人的都珍贵。请问，你一个细胞值多少钱？”

“你少耍流氓！”

“是啊。咱工人老粗儿，一忙都忙不过来呢，哪比得上你，会耍六忙！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……在这儿坐着。有何贵干？”

“好了好了！”教授过来，将电影明星拉开了一步。“我们都不耍吵了吧。现在我们还是同舟共济。现在是同舟共济的时刻。都不要吵了。”

于是众人都参与劝架，电影明星被隔离到另外一边了。她愤意难消，依然在喃喃地诅咒。工人却起身蹲着，在沙上专心地画人头。都是女人，而且是相同的女人。

“别生气了！”

电影明星抬头一看，微微吃了一惊。劝慰她的，是位相当英俊的年轻小伙儿。于是一缕轻盈的春风，将心头的愤慨拂去了。

“工人，懂得什么？”他说，“算了吧！”

“太不像话！”电影明星说。

“您……探家？”

“拍外景。摄制组先走了。我和男朋友有点儿事，迟了两天。本来能赶上，现在……鬼直升飞机，把人坑死了！”

“这样时间长了，一点儿影子也没有。”

“那飞行员不是说飞上去试试，好了就回来吗？”

“很难说。原来的故障就是操纵系统，停机修理，谁知道修理到什么程度？如果完全失灵了……唉！”

“那……我们怎么办？”

“不要紧。飞机上有无线电，只要不坠毁，会和地面联系的。等等，会有别的飞机来接我们的。”

“你做什么工作？”

“秘书。喏！我们局长。”

电影明星顺秘书的目光望去，看见一位五十岁上下，身体虚胖的人。他蹙着眉头，有些不耐烦的样子。

“这次回去，我就去当处长了。”秘书说。“我们局长刚才在飞机上就告诉我了。”

“这个人想干什么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那个最高的沙丘上。”

秘书终于看清了。沙丘上站着一个女人。因为相距着一百多

米远，那女人显得很小时。

太阳快到当顶了。脚下的沙子热起来。众人都在出汗，并且减去了外面的衣服。有些人只剩下了汗衫儿。空气中，颤动着透明的热浪。

“热死了！”

电影明星说，干脆脱得只剩下了乳罩。于是白皙的细微的肌肤，便在秘书的眼里，便在一些男人们的眼里，唱起别提多么动人的歌儿了。

一个人把衣服顶在头上，大家便都跟着学了。咒骂声，也浮动起来。大家骂直升飞机，骂飞行员。骂太阳，骂沙漠……

电影明星拿出苹果招待秘书。

沙丘上的女人，仍挺立着。她两只手交叉着，架在额上，向远处瞭望。

渴了。饿了。人们开始进餐。干粮是人人几乎都有一些的。水和水果却只有一半人有。末了，没带水和水果的，也多少都喝到了，或吃到了一些。反正今天迟早会离开沙漠的——即使直升飞机不来，也会有别的直升飞机来将大家接走的。

最大方的，是一位五十四岁的妇女。她带了一大竹篮糕点、核桃、花生和红枣儿。在边疆工作的儿子要结婚，她是带给儿子的。但现在，她却大把大把抓给众人吃。她说：

“亲帮亲，邻帮邻，吃吧！”

天愈热了。沙砾也烫人。大家将头上的衣服高高地举起，将提包、衣物之类垫在屁股底下。汗水从汗毛孔儿里往外猛喷。

谁也不想说话。

二

“我们走吧！往东走。”

她就是刚才在沙丘上瞭望的女人。很年轻，也很娴静。她是大学生。

没有人动。大家热得不想开口说话。

她伸舌润润嘴唇，又说：

“我说，我们走吧。越等，对我们越不利。”

局长从衣服下伸出头，说：

“你不要动员大家走。走散了，飞机来了不好找人。”

“飞机不一定会来了。”大学生说，“如果能来，飞机在天上，我们再分散也会看见它。不过……飞机不一定会来了。”

“年轻人，不要胡说！”

“我刚才在沙丘上，看见很远的地方，有一个小烟柱儿。可能是飞机坠毁了。如果飞机来，我们走着它也会发现我们。如果不来，我们多等一分钟，就多一分钟危险。走吧，往东走。”

“哪儿是东？”工人问。

“那边儿！”大学生往东指了指。“我手表带上有指北针。”

“那咱走！”

工人站起来，拾起自己的提兜。

众人象大梦初醒似的，望着大学生，怔了一阵儿。突然间纷纷站起来，向大学生挤过去。再三询问，她是不是真看清了。

“我们一起去沙丘上看看吧！”

大学生转身去了。工人跟了上去。教授也跟上去。接着就都跟上去。

沙子很烫脚。看来有七八十度。大家走得很快，尽量减少双脚停留在沙砾上的时间。

在沙丘上瞭望一阵儿之后，便起了一阵儿喧嚣。有人吓得哭了。有人默默拭泪。有人茫然凝视着别人的脸。有人便大骂起来。教授沉思地劝大家上路。电影明星拉着秘书的胳膊，泪汪汪地询问：

“你看，我们能活着出去吗？……”

“不知道我们离沙漠边缘远近……”

教授对大学生说：

“既然有指北针，我们走吧！”

工人轻轻地哼起歌儿。

“师傅，抽烟！”

请工人抽烟的，是位中年人。屁股下坐着麻袋。麻袋里不知装得什么，圆鼓鼓的。他手中擎的烟，是目前国内所能见到的最高级的进口货了。

然而工人很冷：

“不会。”

“你在飞机上不是还抽烟吗？”

“戒了。”

“你……回家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还没结婚吧！”

“我们走吧！”工人对大学生喊，“你打头。”

“咱别管。随大流就行了。我看你带的桔子……不错。多少钱一斤买的？”

“五毛。”

“兄弟，给你商量个事儿。我这人常出门儿，惯了，吃喝随时买。我现在啥也没有了。你发扬发扬风格，桔子支援我一些，可以吗？无论大小，一块钱一个。怎么样？”

“不卖。”

“两块钱一个。”

“不。”

“五块！”

“该走了。”

工人站起来。

大学生喊道：

“大家都把东西带上。衣服，水，干粮……都带上。还有……”

但局长的秘书过来了。他传达局长的意见：先召开一个碰头会，由局长、教授、秘书和大学生四人参加。研究五个问题。一，把人分为四个小组，每组指定一个组长；二，把食物和可以解渴的东西全部集中起来，采取分配制的办法；三，确定前进方向；四，抽出三位年轻力壮的，照顾老幼病弱；五，领导班子第一把手，当然是局长，再确定两个助手。……

“你宣布吧！”大学生说，将衣服在头顶蓬起。“不过，要快。”

“什么地方都有人想当官儿。”工人蹲下身去，又哼起歌儿了。

三

秘书向众人讲了开场白，然后介绍局长，由局长讲话。局长才讲了直升飞机可能出事，回不来了，需要大家走出沙漠，便发生了一片器器的骚乱。

秘书喊哑了嗓子，才稳住了众人情绪。

然而，没人交出食物。

热浪颤动。烫人的热风，也沸水般似的开始流动。太阳仿佛喷火筒，向着大沙漠施威。起伏的沙丘，便是起伏的熔岩。

汗水才润湿衣服，便立即又烤干了。

渴。

真渴。

母亲站起来，要找地方小便。大学生拉住了她，对她说，现在身体里的每一滴水都极其宝贵。尿会由汗孔排出来的。

母亲又蹲下去，靠在篮子边儿上。

“算了，我打个头儿。”母亲说，“我看没人打个头儿也不行。我把枣儿都交了，还有两个烧饼。”

“我交一个桔子。”工人说。

“我交一个苹果。”大学生说。

“我交什么呢？”教授说，“我交一斤糕点吧。或者，交二斤。”

接下去，几乎每人都交了一些。但加起来，也没几斤东西。况且，其中有一半是干粮。而现在，需要的是水，是需要含水分的食品。局长还要号召，大学生说：

“信任需要时间，走吧！”

大学生带头儿走了。工人跟上去，教授跟上去，母亲跟上去……电影明星傍着秘书，秘书跟定局长。中年人背着沉重的麻袋。这支队伍里，最年轻的是两个姑娘，一个十六岁，一个十三岁。没有一个人懂得沙漠，没有一个人接触过沙漠。一小队零落的队伍，顶着烈日，慢慢地蠕动。在晶蓝的天空下，在莽莽的沙漠中，像一只只小小的甲虫。

指北针是唯一的向导了。虽然极不理想，但毕竟是唯一的希望。

向东，直直地向东。

沙丘一望无际。像一片黄色的海，浪头雄起雄伏；那每一个起伏，都是一幅太极图，都是一座星系，都隐藏着无穷的奥秘。一条零乱的足迹，一条隐隐的轨迹，一条生命的系带。或许，顷刻间，一阵儿漠风拭净了这条足迹；然而，足迹消泯了，奥秘却继续着。

人们沉重地行进着。都没有在沙漠中行路的经验。只是笔直地往东，往太阳升起的地方。小的沙丘便翻越，高陡的沙丘便绕过去。大学生既想节省体力，又想如快速度，但常常是既多耗了体力，又迟慢了速度。太阳偏西的时候，沙漠的燥热弱了。中国有句民谚：狗窝里放不住剩馍。没有沙漠生活经验的人们，也存

不住水。能解渴的东西，都吃得差不多了。多数人已没了止渴的东西了。两个姑娘尤其可怜，干得嘴也裂了血口。而教授和那位母亲，也累得迈不动步子了。

真的需要休息了。

局长宣布了休息的通知。

这当儿，大家正在沙丘顶上。

一屁股坐在热沙上，众人的目光，便齐刷刷地背向太阳，向东方眺望了。地平线上，天色已显得暗了。黑夜在那里积蓄力量，在那里窥伺了。沙漠的黑夜是什么景象，大家都不晓得。大家只晓得，到了夜晚，气候会凉爽的；或许会飘下一天细雨？——啊，雨！那是多么美妙的物质呀！

十六岁的姑娘搂着十三岁的妹妹，怯怯地向局长投去乞求的目光。干渴使她吐不出话，张了几次口，才挤出嘶哑的一声：

“伯……伯！……她……”

这声音，是很惊人的。这是生命之歌啊！

局长点头，向秘书沉重地打了个手势。收集起来的食品是由秘书保管的。

然而，含有水分的食品没有了。

人们的目光，是饥渴的手。

饥渴的手，攥住秘书的黑提包，又紧，又牢，又贪婪。

不相信没有。不可能没有。

秘书将提包反过来，倒出所有的东西；然后，将提包的里儿也抓出来，高高地举过了头。

确实没有了。

那一簇强大的目光，终于离开提包，落在秘书的脸上；然后落在局长的脸上；然后落在电影明星的脸上。

跋涉中，这三个人始终是在一起的。

那一簇粗壮的目光，终于淘尽了攫取的威力，化做了柔和的

水，那样幽邃，那样神秘。这柔和的水，将三人托起来，反复地冲刷，频频的浮沉。

局长坐不住了，艰难地站起来。

“路上……我们已经帮助了……帮助了一些人。没有了。明天路还长，大家……要齐心协力，要发扬舍己为人的风格，再……再收集一些吧。只要水果……水果……我们一定负责……负责……”

但他倏地打了个寒颤，停住话头儿了。

那一簇目光，骤然间变了，织成了一面魔镜，一面哈哈镜。他感到了一种恐怖的气氛，便连连又打了几个寒战，抬手捂着脑门儿，闭上眼睛。心头流过一道冰水。当他重新睁开眼睛，便见一片沉郁的脸上，铺起一丝儿笑意。这是一种刀丛般的笑意，这是一种冰雹般的笑意。

“我的话……我说了什么？……”局长打了个寒战，恍惚地想。他觉得头脑昏昏，记不清都说些什么了。越是记不清，他越是害怕。“我说了什么……”他又打个寒战，心也抽紧了。记不清了，一丝儿也记不清了。他刚才讲的，是咒语吗？是巫师们念的咒语吗？儿时，母亲常对他讲起这种咒语。……

眼前涨起一片浓雾。

一阵儿恶心，一阵儿晕眩。局长萎然地缩下去，终于慢慢地瘫在沙地上。

四

才走了半天，人们似乎已经耗尽了体力，浑身软得泥似的。身上的衣服变硬了，白色的汗硷，一片片的，像印在上面的花儿。天上在喷火，地面在喷火，仿佛生活在焚尸炉中。有人热得无奈，扒开沙子，躺下去。盖上一层沙子，似乎好受一些。

大学生也钻进沙子里。发现可以减少体内水份的丢失，便招呼别人都这样做。她让两个小姑娘傍着自己。她叫两人好好休息，等太阳落了，再吃些东西，以便赶路。她这样说时，自己浑身酸疼，头昏目眩了。

突然，大家都坐起来。就在他们的前方，半空中浮现出了城市——高高低低的楼房，车呀，船呀，水呀，鱼呀，人群熙攘呀……迷人极了。有人高兴得哭了。他们看到了生的希望。

城市自己不会建在半空。大学生明白这可能就是书上常常描绘的海市蜃楼。它是空的。那个真正的城市不知在几千里外呢！但她不想说破。它既然振奋了大家生的希望，那就应当珍惜这种希望。在此刻，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苦难中；即使精神鸦片，也是万分宝贵的呀！

她忽然想起一件事，便拾起一枚砾石，投向教授，然后摇摇手，指指口。在所有人们中，她估计教授会明白此刻的现象的。

教授会意，便安然地躺下了。

大学生躺下的时候，觉得背下有什么蠕动。坐起看时，竟是一只四脚蛇。很小，连尾在一起，也没有二十五公分。她伸手抓住，心头荡漾起一丝儿喜悦。这是同恐龙一同诞生在地球上的动物，有着几亿年的历史了。她记起，有一次在她家楼房外的墙上，爬了一只壁虎。她捉住了，母亲却令她放掉。母亲说，有种很像壁虎的蜥蜴，是一种十分伟大的动物，比人类出现得早多了。它们弱小，善良，与世无争，总是躲在严酷的环境中生活。沙漠呀，荒原呀，沼泽呀……都是别的动物都不去的地方。……

大学生双手捧着四脚蛇，仿佛敬奉神明似的，将它放掉。看它跑远了，才怅然地躺下来，思考起人生——四脚蛇和人生……

夕阳不那么暴烈了，大学生起来了。

该上路了。

母亲拿出两个生鸡蛋，工人取出两个桔子，送到两个小姑娘